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四十回 殺番兵岳雲保家屬 贈赤兔關鈴結義兄

詩曰：年少英風遠近揚，凌雲壯氣傲秋霜。人中俊傑非無種，世上英豪自有光。

話說兀朮對軍師道：「怎麼要拿他兩個小卒不能得，拿岳南蠻倒容易？」軍師道：「他山上把守得鐵桶一般，我兵如何得上去？故此拿他不得一個小卒。臣今打聽得岳飛侍母最孝。他的母親姚氏並家小，現今住在湯陰。目下我們在此相持，他決不提防。我今出其不意，悄悄的引兵去，將他的家屬拿來。那時叫他知道，不怕他不來投降，豈不是活的？若要死的，將他一門盡行送往本國，他必然憂苦而死！豈不是生死出在我手中？」兀朮聞言大喜，隨差元帥薛禮花豹同牙將張兆奴領兵五千，扮作勤王樣子，暗暗渡過黃河，星夜前往湯陰，不許傷他家口，要一個個活捉回話。薛禮花豹領令，悄悄起身，望湯陰而來。

再說岳爺府中，已收拾得□分齊整，家中有一二百口吃用。大公子岳雲，年已長成□二歲，出落得一表人材，威風凜凜。太太先也曾請個飽學先生教他讀書，無奈這岳雲本是個再來人，天資聰敏，先生提了一句，他倒曉得了□句，差不多先生反被學生難倒了，祇得見了大夫人說：「小子才疏學淺，做不得他的業師，祇好另請高才。」辭別去了。一連請了幾個都是如此，所以無人敢就此館。岳雲獨自一個在書房中，將岳爺的課程細細翻閱，那些兵書戰策件件熟諳。他原是將門之子，膂力過人，終日使槍弄棍。叫家將置了一副齊整盔甲，家中自有弓箭槍馬，常常帶了家將，到郊外打圍取樂。有時同了家將到教場中，看劉都院操兵。太太愛如珍寶，李夫人也禁他不得。

忽一日天氣炎熱，瞞了兩位夫人，帶了兩個家將，私自騎馬出門，向城外河邊柳陰深處去頑耍了一會。不道天上忽然雲興霧起，雷電交加，家將叫聲：「公子，大雨來了，那裡去躲一躲纔好！」四下一望，並無人家，那雨又傾盆的下將起來。公子無奈，祇得把馬加上一鞭，冒雨走了一二里，方見一座古廟。四個人趕到一看，卻是個坍塌冷廟，忙忙的到殿上，公子下了馬，拴在柱上。幸虧得俱是單衣，渾身濕透，各去脫下來，搭在破欄於上晾乾。仰著頭看那天上的雨越下越大了，兩個家將呆呆的望著。

那岳雲就去拜臺上坐下，不一會，身子覺得困倦，就倒在拜臺上蒙矓的睡去。忽聽得後邊喊殺之聲，岳雲暗想：「這荒郊野外，那裡有此聲？」隨即起身走到後邊一看，原來是一片空地。上邊設著公案，坐著一位將軍，生得青臉紅鬚，□分威武；兩邊站立著二□個將吏，看下邊二人舞錘。岳雲就挨身近前觀看，但看那兩個將官，果然使得好錘。但見：

前後進退，齊齊平腰。按定左顧右盼，盤頭護頂防身。落地金 光滾地打，漫天閃電蓋天靈。搜山勢，兩輪皓月；煎海法，趕月追星。童子抱心分進退，金錢落地看高低。花一團，祥雲瑞彩；錦一簇，紋理縱橫。轉折俯仰，舞動三□六路小結構；高低上下，使開七□二變大翻身。

真個是：

凜凜飛霜遮白雪，颼颼急雨灑寒冰。

岳雲看到好處，止不住失聲喝彩：「果然使得好錘！真個是人間少有，天上無雙！」贊聲未絕，那位青臉將軍喝聲：「誰人在此窺探，與我拿來！」岳雲聽見，便慌忙上前一揖，稟道：「晚生非別，乃岳飛之子，名喚岳雲，回避雨至此。因見錘法高妙，不覺失口，驚動將軍，望乞恕罪！」那將軍道：「原來你是岳飛之子！也罷，你既愛武藝，我就將這錘法傳你何如？」岳雲道：「若蒙教訓，感德不忘！」那位將軍就叫一聲：「雷將軍，可將雙錘傳與岳雲，使他日後建功立業。」那位將軍應了一聲走下來，將一對銀錘前三、後四、左五、右六，教岳雲照式也舞一回。岳雲一霎時覺道前時會的一般。

正使得高興，祇聽得耳跟前叫道：「天晴了，公子快回城去罷！」岳雲猛然驚醒，開眼看時，身子卻在拜臺上睡著，原來是一個大夢。家將道：「雨已止了，趁早回城去罷！」岳雲立起身來，將神廚帳幔揭起一看，但見上邊坐著一位神道，青臉紅鬚，牌位上寫著「敕封東平王睢陽張公之位」。旁邊塑著兩位將官，一邊寫著「雷萬春將軍位」，一邊寫著「南雲雲將軍位」，恰與夢中所見的一般。岳雲便向神前拜了兩拜，暗暗許下願心：「將來修整廟宇，重塑金身。」拜罷下來，將濕衣交家將一總收拾，赤身下殿上馬，出了廟門，飛馬回轉城中，進了帥府，自到書房中去。

卻說岳雲次日即命家將，打造兩柄銀錘。家將領命，叫匠人打了一對三□斤重的。岳雲嫌輕，重教打造，直換到八□二斤方纔稱手。天天私自習練，又對李夫人說曾許下東平王廟的心願，向母親要了一二百兩銀子，叫家將去把廟宇法身收拾得齊齊整整。

光陰易過，不覺又是一年過了，岳雲已是□三歲。那日在後堂參見太太請安，太太道：「岳雲：「你這樣長成了，一些世事都不曉得。你父親像你這樣年紀，不知幹了多少事業！那劉都爺幾次差人來問候，你也不去謝謝。」岳雲道：「太太不叫孫兒去，孫兒怎敢專主？待孫兒今日就去便了。」遂辭了太太，到他母親房中來，與母親說知，帶了四個家將，出門上馬前行，心下暗想：「我正要去問都爺，我的父親在那裡，我好去幫他。」

主僕五人進了城，到得轅門，與旗牌說知。旗牌進去稟知，劉都爺吩咐請進相見。公子直進後堂參拜，劉光世雙手扶起命坐。岳雲告過了坐，然後坐下，用茶已畢，公子道：「奉祖母之命，特來請老大人金安。」劉爺道：「多謝老太太！公子回府，與我多拜上太太，說我另日再來問候。」公子道：「不敢！晚侄請問老大人，家父近日在於何處？」都爺想道：「岳太太曾囑咐不要對他說知，不知何故？」就隨口答道：「自從進京，並無信來，不知差往那裡出征，又不知隨駕在京，且待得了實信，再來報知。」公子遂謝了都爺，告辭出來。劉爺說：「恕不送了。」叫家丁：「送了公子出去。」公子道聲：「不敢。」出了後堂，一直來到儀門首，聽得家將說：「這面鼓破了，也該換一面。你家老爺怎樣做人家！」門上人道：「你不曉得，這是你家老爺在牛頭山保駕，差牛將軍來催糧，牛將軍是個性急的人，恐誤了限期，將鞭來擊鼓，被他打破。我家大老爺不肯換，要留此故跡，使人曉得你家老爺赤心為國的意思。」兩個正說之間，岳雲聽得明白，祇做不知。出了儀門，家將接著，上馬出城，一路回府。

到了門首，下馬進來，見太太復命。太太便問：「都爺沒甚話說麼？」岳雲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倒被他埋怨了一場，說：『你爹爹在牛頭山保駕，與兀朮交兵；你為何不去幫助，反在家中快樂？』」太太道：「胡說，快到書房中去！」太太喝退了岳雲，便對李夫人道：「劉都爺不該對孫兒說知便好。他今得知此信，須要防他私自逃去。」夫人道：「媳婦領命，提防他便了。」當日過了。

到了次日，忽見家將慌慌張張來報道：「不好了！有無數番兵來捉我們家屬，離此不遠了！」嚇得太太驚慌無措，李夫人面面相覷，無計可施。眾家人正在七張八嘴，沒做理會處，祇見岳雲走將進來，叫聲：「太太、母親，不要驚慌！聞得番兵祇有三五千人馬，怕他怎的？待孫兒出去殺他個盡絕。」太太道：「孫兒不知世事，你這等小小年紀，如何說出這樣大話來！」岳雲道：「且看，若是孫兒殺不過他，再與太太逃走未遲。」就連忙披了衣甲，提了雙錘，帶了一百多名家將，坐上戰馬，出了帥府門，一路迎來。

不到二三里路，正遇番兵到來。岳雲大喝一聲：「你們可是到岳家莊去的麼？我小將軍在此，快叫你那為頭的出來受死！」小番轉身報與元帥道：「前面有一小南蠻擋路。」薛禮花豹聽了，遂提了大刀，走馬上前，大喝道：「小南蠻是何人？敢擋某家的路？」公子道：「番奴聽者，我小將軍乃是岳元帥的大公子岳雲是也。你為何辛辛苦苦的，趕到這裡來送死！」薛禮花豹道：「我奉狼主之命，正要來拿你。」岳雲道：「且吃我一錘！」一面話還未說完，舉起錘來，照著番將頂門上一錘。那番將明欺岳雲是個小孩子家，不提防他手快，措手不及，早被岳雲打下馬來。張兆奴吃了一驚，提起宣花月斧來砍岳雲。岳雲一錘梟開斧，還一錘打來，張兆奴招架不及，一個天靈蓋打得粉碎，死於馬下。那些番兵見主帥死了，就撥轉身逃走。岳雲掄動雙錘趕上來，打死無數。適值劉節度聞得金兵來捉岳元帥的家屬，連忙點起兵卒，前來救應。恰好遇著番兵敗下來，大殺一陣，把那些番兵殺得盡絕，不曾

走了一個。劉都院與公子同到岳府來，見老太太問安。那地方官屬曉得了，都來請候，公子一一謝了，各官俱各辭去。

岳雲便向太太說：「孫兒要往牛頭山去幫助爹爹，求太太放孫兒前去！」太太道：「且再停幾日，待我整備行裝，叫家將同你去便了。」岳雲辭了太太，回到書房，想道：「急驚風，撞著慢郎中！既知了牛頭山圍困甚急，星夜趕去纔是，怎說遲幾日？恐怕是騙我，我不如單身匹馬趕去，豈不是好？」主意定了，竟寫了一封書，到了黃昏以後，悄悄的叫隨身小廝，將書去呈與太太看。卻自開了大門，提錘上馬，一溜煙竟自去了。這裡守門的不敢違拗，連忙進去報知太太。太太一見了書，慌忙的差下四五個家丁，分頭追趕，已不知那裡去了。祇得再著人帶了盤纏行李，望牛頭山一路追去，不表。

且說岳雲一路問信，走了四日四夜，到了牛頭山。但見一片荒山，四面平陽，都是青草，並不見有半個兵馬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難道番兵都被爹爹殺完了？」正在疑惑，忽聽得山上叮叮當當，樵夫伐木之聲。公子跑馬上前，叫一聲：「樵哥，這裡可是牛頭山麼？」樵夫回答道：「此間正是牛頭山，小將軍要往何處去？」公子道：「既是牛頭山，那些番兵往何處去了？」那樵夫笑道：「小將軍你走差了路頭了！這裡乃是山東牛頭山，那有番兵的是湖廣牛頭山，差得多了！」公子道：「我如今要往湖廣去，請問打從那一條路去近些？」樵夫道：「你轉往相州，到湖廣這條大路去極好走。若要貪近，打從這裡小路抄去近得好幾天。祇是山徑叢雜難走些。」公子謝了樵夫，拍馬竟往小路走去。走不上□來里路，那馬打了一個前失，公子把絲韁一提，往後一看道：「我的馬落了膘了！要到湖廣去不知有多少路，這便怎麼處！」正想之間，聽得馬嘶聲響，回頭一看，祇見樹林中拴著一匹馬，渾身火炭一般，鞍轡俱全。岳雲失聲道：「好一匹良馬！」又看看四下無人：「不如換了他的罷？」

正想要上前去換，忽聽得山岡上喝道：「孽畜還不走！」公子抬頭看時，見一個小廝年紀□二三歲，在那岡上拖一隻老虎的尾巴，喝那虎走。公子想道：「這個人大起來，定然是個好漢。這匹馬想必是他的了，待我來耍他一耍。」便望著岡子上高聲叫道：「呔！小孩子，這個虎是我們養熟了頑的，休要傷了他，快些送來還我！」那小孩子聽了，心中暗想：「怪道今日擒這個虎般容易，原來是他養熟的。」便道：「既是你們的，就還了你。」遂一手抓著虎頭，一手撲著虎腿，望岡子下攢將下來。不道使得力猛，撲的一聲丟下回來，那虎早已跌死了。公子想道：「真個好力氣！」就下馬來道：「我的虎被你攢死了，快贈我一隻活的來。」就把那死虎提起來，望著岡子上攢將上去。那孩子心中也想道：「他的力氣比我更大。」遂雙手提著死虎，走下回來，對公子道：「你改日來，等我拿著一個活的賠你罷！」公子道：「這虎是我家養的，你就拿著了，也是死的，要他何用？」孩子道：「如今已攢死了，你待要怎的？」公子道：「也罷，你把這匹馬賠了我罷。」那孩子聽了，微笑道：「呆子！古人說的關門養虎，虎大傷人。這個東西如何養得熟的？你原是想我這匹馬，來哄我的！」便在青草內去拿出一口青龍僵月刀來，跳上馬，叫聲：「你且來與我比比手段看，若勝得我這把刀，我就把這馬送你。若勝不得我，你直走你的路，休要妄想。」公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好漢子說話不要放賴。」孩子說：「不賴！不賴！」

岳雲聽了，提錘上馬。兩人直在山坡之下，各顯手段，戰了四五□合，未分勝負。公子暗想：「這樣一個孩子，戰他不過，怎麼到得百萬軍中去？」兩人直戰到晚。那小廝道：「住著！我對你說，天色晚了，我要回去吃飯了，明日再來與你比武罷。」公子道：「你明日倘然不來，我倒等你不成？你若要去，須把馬留下做個當頭，方許你去。」小廝道：「你祇是想我的馬！也罷，我把這口刀留在你處，明日來與你定個勝敗。」竟將刀遞與公子，拍馬而去！岳公子見天色已晚，無處投宿，祇得就在林中過夜。到了更深，身上覺得有些寒冷，公子就把死虎扯過來抱在懷中，競蒙眊的睡去。

再說這前頭莊上，有一位員外，帶了莊丁，挑了一擔東西，拿著燈火，正往前行。一個莊丁說道：「不好了！有個老虎在林子內吃人哩！」員外拿燈近前一看，原來這個人是抱著虎睡的。員外叫聲：「小客官醒來！」岳公子被員外叫醒，開了眼，坐起來問道：「老丈何來？」員外道：「這裡豈是睡覺的所在？那裡來的死虎，你抱著他睡？倘再走出一個活虎來，豈不傷了性命麼！」公子道：「不瞞老丈說，晚生要往牛頭山去，遇著一位小英雄與我比武，殺了一日，未分勝負，約定明日再來，故此在這裡候他。」員外道：「你也呆了！倘他明日不來，豈不誤了你的路程？」公子道：「他將刀放在此做當頭，一定來的。」員外道：「刀在那裡？」公子道：「這不是？」員外一看，原來是自己外甥的，遂問道：「足下尊姓大名？居住何處？」公子道：「湯陰縣岳飛就是家父，晚生名喚岳雲。」員外聽了，道：「原來是位公子，得罪得罪！且請到寒莊過夜，明日再作商量罷。」岳雲道：「祇是驚動不當！」就提了刀錘，帶了馬，跟著員外到了莊上。

中堂見禮畢，員外吩咐備酒款待，公子請問老丈尊姓大名，員外道：「老漢姓陳名葵。日間比武的，就是舍甥。」叫莊丁：「請大爺出來，與公子相見。」公子道：「這位小哥果然好刀法，必然是老丈傳授的了。」員外道：「此子名喚關鈴，他的父親原是梁山泊上好漢，叫做大刀關勝。這刀法是家姊丈傳我，我又傳他的。」正說之間，關鈴走將出來，見了便道：「舅舅不要睬他，他是拐子，想要拐我馬的噓。」員外道：「胡說！我與你說了，這位少爺就是我常日間和你說的湯陰縣岳元帥的大公子岳雲，還不快來見禮！」關鈴道：「你果然是岳公子，何不早說！我就把這匹馬送你了，何苦戰這一日？」岳雲道：「若不是小弟賴兄這個死虎，怎能領教得小哥這等好刀法！」兩個不覺大笑起來！見過了禮，重新入席飲酒。

談講了一會，岳雲對著員外道：「晚生意欲與令甥結為異姓兄弟，但不知老丈容否？」員外道：「公子是貴人，怎好高攀？」公子道：「老丈何出此言！」立起身出位來，扯著關鈴對天拜了八拜。關鈴年祇□二，遂認岳雲為兄。兩個回身，又拜了員外，員外回了半禮。再坐飲酒，當夜盡歡而散。員外叫莊丁收拾房間，關鈴遂陪岳雲回宿。

到了次日，員外細細寫了牛頭山的路程圖，又取出金銀贈與岳雲作盤費，對公子道：「待等舍甥再長兩年，就到令尊帳下效力，望乞提攜。」公子稱謝不盡，關鈴將赤兔馬牽出來，贈與岳雲。公子拜辭了員外，關鈴不舍，又相送了一程，方纔分手回莊。

且說岳雲拍馬加鞭，上路而行。到了下午，來到一個地方，團團一帶俱是山岡，樹木叢雜。正在難走之間，那馬踏著陷坑，哄的一聲，連人帶馬跌在坑內。兩邊銅鈴一響，樹林內伸出幾把撓鉤，來搭公子。

正是：龍游淺水道蝦戲，虎落平川被犬欺。不知岳公子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